「千歲丸」一八六二年上海首航中所遺下之筆談
——漢字於近古東亞儒生跨國溝通中之工具角色與語言文化意義

李楚成　青山玲二郎　黃得森
香港理工大學

清廷在鴉片戰爭中慘敗後，幕府急欲瞭解其社會情況與政治形勢，於是就在 1862 年派遣 51 人搭乘「千歲丸」訪問上海。船上有武士、僕人、醫生、精通中文和荷蘭語的翻譯、長崎商人和官員、廚師和水手，還有一名荷蘭人與 15 名英國水手。

他們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月，當中有武士返回日本之後，就以旅行隨想或日記的形式記錄他們的交流體驗。然而，除了兩名中文翻譯人員以外，其它所有日籍旅客都不會說中文，然則中 日兩國的官員和商人之間是如何進行交流的呢？

原來這些武士透過漢文筆談與街頭小販、商鋪店主，以及在上海認識的中國人進行交流。涉及最多的交談內容是買賣問價，以及詢問中國各方面之情況，另外還有軍事和宗教等領域的意見交流，以至詩歌文學範疇的「閒談」。由「千歲丸」搭客的集體交流經驗可以猜測，當時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只須具備文言文讀寫能力，就可以透過紙筆墨硯這些書寫媒體進行跨文化交流。事實上，有大量例子說明，近古東亞的文人視筆談爲一種有效的面對面交流方式。

書面漢語曾成爲東亞文化圈中一種普遍的「交際文字」，簡單而言就是一種以書面作跨國交流之方式，一度流行數百年，直至二十世紀初方結束其歷史任務。於古代東亞，學習外國口語者屬鳳毛麟角，然而儒生皆能書寫漢字，這種語素文字遂成口頭言語之替代品。一般而言，紙張乃漢文筆談之載體，充當學術和藝術交流之媒介，可供收藏；而言語一迅卽逝，兩者之特點迥然不同。不過，紙張始終爲有機物，易碎易腐，祇有一小部分筆談真跡有幸保存至今。

漢文筆談鮮爲人知，然而這種以互動模式進行之面對面「緘默對話」於歷史舞臺上曾一度生氣勃勃，並反覆出現於四類語境中：政情筆談、詩文筆談、遊歷筆談、漂流筆談。我們將畧述這四類語境並舉例說明。此外，本團隊正籌劃出版一本介紹漢文筆談之英語讀物[①]，是次報告亦會概述其結構及出版原意。

漢字一直都是書面漢語的載體，不過其乃詞位文字，與字母文字迥然不同。這特點令文言文變成讓文人作跨國交流之書面交際文字，成爲古代東亞，甚或史上舉世獨一無二之面對面溝通現象。

關鍵詞：漢文筆談　千歲丸　跨國溝通　交際文字　中日交流

① 暫定書名：*Brush Conversation in the Sinographic Cosmopolis: Interactional Cross-border Communication in Literary Sinitic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筆談在近古東亞漢字大都會中以手書文言作爲人際互動之跨國溝通媒介